淵穎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淵穎集

(一)

吳萊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淵穎集序

淵穎先生生有元之季年不躋中壽身未試一官賞志以歿後之論者罔弗痛悼以謂造物忌才自古然也顧先生以天挺異稟博極羣書生平著述閎深富贍在元人中屹然實爲大宗惜全集世不多覯無從購求茲獲先生詩集十二卷亟爲梓行以廣其傳竊嘗論先生之詩地負海涵縱橫排奡允足方駕揭虞並軌范楊而漁洋山人論詩絕句則僅稱其歌行意謂堪與鐵崖追配實則先生之詩之妙固不盡乎此也惟恃其逸足往往以馳騁自豪或未免士衡才多之患要其鴻裁卓識凌跨一代後有作者莫之能先矣先生姓吳字立夫集以淵穎名者蓋從門人之私謚云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紫藤僊館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瘉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騖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尙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

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王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修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修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修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修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所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苟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菅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嘆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爲有國者惜之。今南北混一以來。朝廷太平之治。垂及百年。仁恩福澤。結在人心。而紀綱法度。寖不能無弛。先生當延祐天歷之間。嘗慨然有志當世之務矣。其擬諭日本書。蓋其十八時所作也。人謂其有終軍王褒之風。其論守令鹽筴楮幣事。逮今十有餘

年執政者釐而正之往往多如其說先生析辭指事援筆頃刻數百言馳騁上下要不失乎正雖處山林未嘗忘情天下使其在官守言責之列推明古者所以立極成化之道爲吾君吾相言之當不止是也而先生命不與時偶器不求人售素又羸弱多疾未中歲而早卒今之著於篇者殆猶未盡其蘊也初浦江有宋儒者曰方韶父先生師法爲學者所宗知名之士如侍講黃公待制柳公皆出其門晚得先生尤奇其才而以斯文望焉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得於天性少嘗從族父幼敏家竊取書觀之族父知而叩之靡不成誦博聞強記與之游者皆自以爲不及會有司舉進士遂以春秋中鄉試北至燕東浮於海好爲瓌奇雄偉之觀見人固守章句意頗陋之然則先生之所負抱者爲何如哉惜其學不見於用而世之知者鮮也門人宋濂懼其泯而不傳迺彙次其詩文爲集若干卷俾翰爲之序烏乎翰昔受教於先生竊觀先生之所以用其心者期以立乎天地之間無愧於爲人焉耳烏暇較一世之短長哉故論而序之信是集之不可不傳也先生諱萊字立夫至正十有二年秋八月二十六日門人胡翰謹序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德以爲之根榦文章技藝以爲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間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矢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

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爲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搏土爲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彤旅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檃括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敍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嘆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偶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溯河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文林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前進士青田劉基序

浦陽仙華諸峯蒼翠萬仞其嶄絕峻拔之形瑰詭雄峙之狀金華北山不能過也故其氣之清淑靈秀蜿蜒磅礴而鍾爲名世文儒者固宜有之若存雅先生方公翰林待制柳公則其人也最後深寧先生吳君

立夫出焉。立夫氣稟尤異。負絕倫之才。自其少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下筆爲文。如雲興水湧。二先生深所畏愛者也。故方公以孫女妻之。而且盡傳其學焉。凡天文地理。井田兵術。禮樂刑政。陰陽律歷。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異端之書。靡不窮考。含其英。咀其華。於經史之學。益研精究其指歸。故發爲議論文章。滔滔汩汩。一瀉千里。如長川大山之宗夫海嶽也。如千兵萬馬。啣枚疾馳。而不聞其聲也。嗚呼壯哉。他人恆苦其淺陋。立夫獨患其宏博者也。庸詎非仙華神秀之所鍾。而能若是耶。惜其蚤世。莫得少見於時。僅嘗一用春秋薦。不第。遂隱居講學。從遊甚衆。凡經指授。悉有可觀。於是大肆其力於學問文章。而卓乎不可及矣。嗟夫。彼其僥倖一官。乘時射利。而無片言隻字可傳於世者。其視吾立夫雄文偉論。馳騁於司馬子長、劉向、揚雄之間者。是果孰爲失得哉。必有能辨之者。今門人高弟宋君景濂。不忘其師。子雲之侯芭。昌黎之李漢也。收拾遺文若干卷。徵予序引。夫文豈待序而傳者哉。然玉韞石輝。珠藏川媚。異時僊華山下。有光燭天者。必遺文所在也。尚何患其不傳哉。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謹序。

文章不朽。自古爲難。其地各殊。其文亦別。有廊廟之文。有山林之文。廊廟之文多頌言。山林之文多逸體。二者工拙互有不同。要如秦越之分途矣。若夫身在山林。心存廊廟者。耳之所感。目之所遇。苟關於治亂興亡出處進退之大。必於文乎發之。雖一技一物。可規可諷者。亦必借以盡洩其胸中之蘊。而一歸於粹正。若是者。則爲持世之文。文至足以持世。乃可垂不朽而無難。顧論者或曰。其人其文。大抵皆不得志於

時者之爲耳憤而傷激何如婉而多風予竊以爲不然蓋其人具卓犖之姿亦既生不逢時自不屑嫿婀雷同與世俯仰故其文氣體恣肆音節悲壯起衰式靡厥功偉焉君子既嘉其志潔而行高而又未嘗不傷其命之窮也元處士浦江吳淵穎先生負奇才慨然思有所建白而不得遂遂隱居著述以自娛有文集十二卷行世後之讀其詞者見其風華足以被蓁蕪敷贍足以飫虛枵宏放足以震聾聵以爲文之不朽在是而不知其上下古今發揮經傳取材富而寓意微要以扶植世風闡揚聖教爲己任至於吳妖楚豔春思秋悲不令有纖毫犯其筆端雖光焰萬丈不知較之古人爲何如然其命意之正選詞之粹求之傳集中正未易一二覯也歲己亥家姪武沂都門旋里因取先生集相與校勘箋釋凡兩閱寒暑而成竊嘆先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遇又不幸早世弗克一展其學才人不遇今古類然然以先生高蹈明決若此宜其簡棄一切乃猶汲汲爲世道人心計不徒效夫放曠者所爲則又今古才人之不必盡然者也先生之文之所以不朽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嗚呼吾嘗讀漢司馬長卿傳非不文采爛然綺奧可喜然而曲終奏雅揚子譏之及讀揚子法言乃盛稱莽功德何哉後之譏今亦猶今之譏昔矣吾蓋因先生之文益想見先生之爲人也惜乎家鮮藏書質加譾陋搜羅未備考訂未精姑闕疑焉以俟博雅之君子康熙歲次辛丑三月錫山王邦采書於重陽閣

碑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於番。再遷於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蕘。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巖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於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

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卽悉其指趣.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卽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人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隣棒筆蒙幕.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咏其中.暢然自得.或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眞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奭、淳于髡、愼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

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惟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薿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衷風挾沴血交襲顏面瘞黑兩脛罷屓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踦贊覺謂人曰汪踦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謂士謐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盉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卽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凡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稾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

士無眞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眞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册。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焞焞。司於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爲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翻翻斯皇。變化淩厲。動無方也。雲流猋行。品彙咸亨。於燁其光。寂無聲也。胡積之朕。不顯其施。返於混沌。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瀰沄。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宋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衡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爲。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爲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爲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歟。文其柯條者歟。安可以岐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薙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爲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

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眞僞而極其言於二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繢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闖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宋濂等謹議

淵穎集目錄

第一卷 五言古詩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眞經雜題八首
胡仲申至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十首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檢故庋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檜本末寄洪德器
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戒珠寺後登戟山謁王右軍遺像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觀隋王度古鏡記後題
第二卷 五言古詩
夜聽楊元度說宣和內宴雜事
讀漢武內傳寄戴仲游
讀書
飲酒
觀齊謝玄卿五洩山遇僊記寄題五洩山寺
問五臟
觀梁四公記
小至日觀三山林霆致日經作
時儺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

方景賢回聞吳中水潦甚戲效方子清儂言
蜂分
題天台山張節婦卷
小園見園丁縛花
送鄭浚常北游京師
同喻國輔題人温日觀蒲萄
觀莆田劉公掖垣日記後題
大食餅
樓光遠家觀宋綏景德鹵簿圖
第三卷 五言古詩
樓光遠出示先賢圖像及漢季石本雜碑
夜聽李仲宏說廣州石門貪泉
秋日雜詩六首和黃明遠
貞女引記予所聞於蘭溪錢彥明者

送宣彥昭北赴京師
諸暨北郭潘節婦卷後題
同方子清觀管子內業
書宗忠簡公家傳及部曲記
皂角林觀劉錡戰處
喻東泉學道止酒自書止酒詩座右戲寄
樓彥珍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幷寄彥昭浚常
陳彥理有漢一字石經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予得其六紙蓋石文剝落者大半紙尾猶存蔡邕馬日磾字
望會稽山
次定海候濤山
登岸泊道隆觀觀有金人闖海時斫柱刀跡因聽客話蓬萊山紫霞洞二首
夕泛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望日出處及東霍山回過翁浦問徐偃王舊城八首
初海食

望馬秦桃花諸山問安期生隱處
第四卷 五言古詩
次高橋觀張循王戰處
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答之
夜讀魏伯陽參同契
送宋景濂樓彥珍二生歸里
山中人四首
脈望
寄相仲積求觀北山雪竹賦幷畫卷
柳博士出示太原鬱金江陵三脊茅汝寧薯蕷
同陳樾壽登臥龍山望海亭卻觀賈相故宅或云越大夫種墓在山上
觀姚文公集記趙江漢舊事
王淳南太山石室
病齒

浦陽舊有明月泉久而不應今乃疏道其源似頗與弦望晦朔之間相爲消長者遂作是詩
得杭州書聞虞紹宗新爲文學掾歸建安
夢巖南老人
遣兒謁初就學
送俞子琦赴鄱陽卻寄董與幾高駿良李仲羽
雨晴
夕乘月渡荊門閘
送方養心歸餘姚
簷下曝背聽客話呂安撫夏貴雜事
至杭聞胡汲仲先生沒去秋奉柩葬建昌
第五卷　七言古詩
送鄭獻可南歸莆田寄周公甫
泰山高寄陳彥正
觀陳彥正觀景拄杖歌

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題李伯時寶津騎士校馬射圖
富春新創關將軍廟成吳子中攜卷索題
粵山白鵲陳彥理同賦
題姚文公草書杜少陵詩手軸崔仲德所藏
天台山花蕊石筆架歌
送鄭彥貞仲舒叔姪北游京師
觀淮陰龔翠巖所修古棋經
題晉劉琨雞鳴舞劍圖
題袁子仁所藏巴船出峽圖
華山仙子紫絲盛露囊歌
寒夜憶吳伯雍摘阮寄歌
客夜聞琵琶彈白翎鵲
黑海青歌

黃布幬歌
第六卷 七言古詩
江南曲寄周公甫
鞦韆行寄趙季良時趙留京邑
荔枝行寄王善父
明月行寄傅嘉父
姑蘇臺歌寄方養心
畫馬行
杜鵑行
瓊花引重寄方養心
昭華琯歌
白髮辭寄答陳時父
劉龍子歌
東吳行

嶺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藏髮甕子圖歌
揚子江頭遇仙行
觀秦丞相斯鄒嶧山刻石墨本碑
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題唐明皇羯鼓錄後賦歌
諸暨張敬仲家有太一眞人蓮葉舟及海上人槎二畫軸胡允文題予亦效作二首寄之
仙華巖篴尋釋子若空不遇
題彭雲溪南安軍新建東坡載酒堂
嶺南宜濛子解渴水歌
葉天師松陽卯山石螺子歌
椀珠伎
韓靳王花園老卒歌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女殺虎行

宋度宗御書福王慶壽宮扇
夜觀古樂府詞憶故友黃明遠明遠曾作樂府考錄漢魏晉宋以來樂歌古詞
月出東林客牕上疑梅花影
第七卷　七言古詩
寄陳生
盜發亞父塚
劉仲卿上昇歌
風雨渡揚子江
次韻姚思得
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
白鼻騧
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
送俞觀光學正赴調京師
歲晚懷戴子壽就寄翁君授

東夷倭人小摺疊畫扇子歌
北方巫者降神歌
柳博士寄詩張如心朱仲山方壽父蓋憫鄉枌之凋瘁而嘆友道之寂寥也借韻和呈
陳彥理昨以漢石經見遺今承寄詩索石鼓文答以此作
烈婦行
題韓靳王湖上騎驢圖
觀唐昭陵六駿石像圖
偶閱昌國志賦得補怛洛迦山圖
題錢君輔紫芝圖
衞將軍歌聞有得漢衞青玉印者賦之
聽客話態野山徐市廟
從丞相花園入慶壽寺
次韻傅適道虎陂閘舟中
方養心欲遊泰山用前韻作思仙詞復和之

新開河口同方養心望東嶽
第八卷　七言古詩
二月六日雨書都城舊事
送楊文仲典史歸餘姚
觀唐薛調劉無雙傳戲作劉無雙歌
金華山游雙龍冰壺二洞欲往朝眞洞晚不可到
韓吉父座上觀漢陽大別山禹柏圖
同吳正傳詠龔巖叟小兒高馬圖
古俠客行
寄吳正傳
婁約禪師玻瓈瓶子歌秋晚寄一公
題方景賢讓法寺壁枯木竹石
雙林寺觀傅大士頂相舍利及耕具故物
五洩東源有地度可十數畝後負山前則石河如帶幽夐深窈蓋隱居學道者可築室偶賦一詩屬

陳彥正
讀穆天子傳
烏震古錢
第九卷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歲初喜大人回自嶺南遂攜男謂北行送之二首
吉祥寺
秋夜效梁簡文宮體二首
一笑
新得南海志觀宋季崖山事蹟
嚴陵應仲章自杭寄書至賦此答之
憶寄方子清時子清久留吳中
去歲留杭德與傅子建夢得句云龜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間以語予及其鄉人董與幾出空歲晚恍然有懷爲續此詩卻寄董
寄張子長

哭妙觀上人
寄柳博士
第十卷 七言律詩
方景賢宋景濂夜坐觀吳中雜詩遂及宣和博古圖爲賦此
溪行望故友黃明遠槐塘新墓
浦陽十景
宋景濂鄭仲舒同遊龍湫五洩予病不能往爲賦此
滄州
次韻吳正傳觀柳林罷獵
次韻吳正傳都城寒食
柳博士自太常出提舉江西儒學來訪宿山中二首
得大人書喜聞秋末自散不刺復回大都賦寄宣彥高
次韻柳博士五洩山紀遊四首
范蠡宅

寄吳正傳
觀唐沈玢續仙傳
寄喻補國張宜之
第十一卷 五言絕句
題畫墨梅
讀諸子二十四首
第十二卷 七言絕句
潮州二首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題李西臺眞蹟
題米元暉青山白雲圖

右詩共二百六十七首

淵穎集卷一

元 吳萊撰 清 錫山王邦采編次 武進趙紹祖校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尙書堯典注〕南方朱鳥七宿。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又〕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歷代三寶紀〕列於四方。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朱鳥之象。虛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北方七星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故必於東南而考之。仲春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虛在西。昴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北。昴轉而西。仲秋則火轉而西。昴轉而南。虛轉而東。鳥轉而北。仲冬則虛轉而南。昴轉而西。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方。甚簡而明。

大圜杳何極。〔易〕乾爲天爲圜。〔說文〕天體也。〔管子〕能戴大圜者。體乎大方。〔呂氏春秋〕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注〕圜。天也。矩。地也。鼇柱屹不傾。〔列子〕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日月光最耀。衆星莽縱橫。周天二十八。錯粲各有名。荒哉審厥象。晃朗一作爛。奪目睛。東垣青龍蟠。西圍白虎獰。翼飛鳥隼狀。偃伏龜蛇精。〔史記〕太微宮垣十星。東垣北上相名左掖門。西垣北上將名右

被門。與紫宮垣同。（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脩翼於前。靈龜匿首於後。黃龍軒轅於中。則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屈原九歌）翾飛兮翠曾。翾音喧。（說文）小飛也。紫宮自然拱。（後漢天文志）紫宮天子宮。（晉天文志）銀漢無復聲。（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亦曰銀潢。銀河。銀漢。絳河。華漢。五行所經緯。（晉天文志）歲星東方木。熒惑南方火。填星中央土。太白西方金。辰星北方水。金星一名天官。一名大正。一名明星。一名殷星。一名序星。一名大相。一名大衰。一名大威。一名大理。一名大常。一名大章。一名天囷。一名天狗。一名天讁。一名天賊。一名地維。一名地紀。一名地侯。一名地理。一名地候。一名地常。一名地綱。一名地柱。一名地根

東方朔方朔曰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枓盛桃七枚上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窗下有人窺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但務游戲謫在人間或者熒惑動威怒流欃槍（獨異志）吳孫休二年有諸葛恪子竦孫中有一異兒眼光爛爛外射諸兒問之曰我熒惑也將示爾三公歸於司馬（晉書音義）瑞星曰景星妖星曰彗星孛星長星亦曰欃槍絕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星光曰芒（晉天文志）妖星二十有一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孛殃之不盡當爲旱飢疫疾五曰天欃石氏曰雲如牛狀甘氏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欃讀如參差之參槍音崢照臨多芒角躔次在縮贏（說文）徐鉉曰星之躔次星所履行也（前漢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爲贏贏爲客晚出爲縮縮爲主人伊誰駕一氣（列子）天積氣爾日月星辰亦氣之光耀者也（潘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得以導九坑（九歌）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注）坑與岡通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鎮山會稽衡華沂岱醫無閭霍恆也想像陵倒景（張協七命）承倒景而淸軒（注）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觀游撫層城（淮南子）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孫綽賦）苟合嶽之可攀亦何羨乎層城虛空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溘此埃風征（離騷）飄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凡夫本狹見四顧惟寰瀛（史記）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自有九州外國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夜乂冰蔑呀羅剎炎傲瞠鮫女賣綃出（述異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瑣言）建章淮水仙鮫綃夏天展之一室凜然（又）鮫人泉客織於冰室賣於人間狗夫嘴筋爭（五代史）契丹有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笑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

至其國，妻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見其家物必嘟歸，則不能追矣。〔韓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爾雅〕華山爲西嶽，〔周官〕豫州其鎭山曰華山。

祇疑列宿質，却混殊方氓。山神對我博，刻石華山陘。

海神靳我畫，浪捲滄海鯨。〔三齊略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欲敬其神，求與相見。海神答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於海。

天神詎可識，願豈之云靈。〔名畫記〕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譎怪之狀。

萬古欺聾盲，星占世有職。〔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畫史吾奚訾。〔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一史後至，君使人視之，方磐礴解衣，袒君曰：可矣，此眞畫者也。

病起讀列子冲虛至德眞經雜題八首　居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太虛無停運，萬化總一區。機鈐妙出入，〔天瑞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氣質夐然殊。春鳥春花豔，秋蟲秋草枯。榮華豈我有，變滅僅須臾。彭殤何壽夭，堯跖孰賢愚。生平甘肉食，〔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死骨委鳶烏。〔莊子〕莊子將死，門人厚葬。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吾知形骸在，坐此力命拘。〔力命篇〕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

百顓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

二

抶抶焉得已。悲哉天地爐。〔白粘〕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世間豈有極。海外猶齊州。〔湯問篇〕湯問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注〕齊州猶中國。日月更出沒。江河却同流。夸娥追卽死。〔又〕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章亥步曷周。〔淮南〕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注〕大章豎亥善行之人。蠛蚋生不久。鯤鵬背吾游。〔湯問篇〕春夏之月有蠛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又〕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神濛湧滋穴。巨鰲戴蓬邱。〔又〕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漿之流莫不注之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想像或可到。徘徊獨懷憂。南方祝髮裸。北國鞟巾裘。〔又〕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鞟巾而裘鞟與靺同鞟頭也。逍遙特爾分。智者善自謀。

三

黃帝居大庭華胥嘗默存。〔黃帝篇〕黃帝閒居大庭之館晝寢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今知至道穆王望西極肆意遊崐崙。〔周穆王篇〕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洒未清殺未晞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宅而封之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虛空乃不閡。〔黃帝篇〕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閡讀同礙。夢覺絕無垠。〔周穆王篇〕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弗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感變互起滅精神遽飛騖魯儒久迷錯。〔又〕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之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莫有覺者吾之言未必非迷魯之君子迷之鄉者焉能辨人之迷哉。周役恆囈昏。〔又〕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眠中嗥囈呻吟徹旦息焉。蕉鹿眞未辨。〔又〕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驚鹿擊之斃恐人見之也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

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眞。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嚝。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燭龍妄相燉。（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安不到燭龍何燿。燿同燭。燉音豚。（爾雅）作庇。火熾也。古莽多睡眠。（解見上）

阜落但步犇。（周穆王篇）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多驅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幻化自來往。至人寧汝論。（又）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四

世人有至巧。何者能自然。作衰出技藝。行險弄機權。孔周神劍光。（湯問篇）孔周曰。吾有三劍。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昧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焉有摩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瞥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偃師舞倡妍。（又）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

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王悅謂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泰豆計木塗。（又）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三年不告執禮愈謹泰豆乃立木爲塗。

甘蠅觀蝨懸。（又）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昌歸臥機下以目承牽挫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氣鈞但一範物化匪吾鑄洪纖各以正動植悉根天公輸制雲梯墨翟獻飛鳶微矣執規矩彼夫惡得賢。

五

神巫善相人壺子如淫灰。（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禍福壽夭如神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丘子壺子曰試與來以予視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誠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扁鵲巧發藥。（湯問篇）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季梁病弗治。（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俞氏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三日盧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疾自瘳。

一形苟脫落純氣固委蛇。（黃帝篇）列子問關尹

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隨火出石壁（又）趙襄子狩於中山藉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嬈上下衆謂鬼物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襄子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泳珠沒淫隈（又）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遊其庭者倂於朝商丘開窘於飢寒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覩步闚覩見開年老力弱衣冠不檢莫不睥之攜挐挨枕亡所不爲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開以爲信然投下形若飛鳥揭於地骫骳無骨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實珠泳可得也開復泳而得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莊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歸者從所得多少賞若開往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因問其道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開譽范氏之勢吾誡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盲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指利害之所存也今昉知子黨之譖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恍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彼或蝸翼得（又）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此猶漚鳥疑（又）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中心既怵殆外物盡坑谿幹殼卽木葉（又）列子告尹生曰自吾之事夫子三年始得一眄而已五年始一解顏而笑七年始一引並席而坐九年之後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皮膚類嬰孩遠矣列姑射（又）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偎不愛。儡聖爲之臣。吾爲榮啓期。（天瑞篇）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樂。何也。曰。吾樂甚多。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六

古人合神物。螭魅恙將迎。蟲蛾亦麇至。（黃帝篇）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數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氣血之類。心智不殊遠也。（左傳）羅無勇麇之通作麕。別作攡。音稛。束縛也。鷹鸇卽旗旌。（黃帝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鵾鷄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介盧通異類。禽獸解音聲。（又）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牧正得虎心。（又）梁鴦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狙公識狙情。（又）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可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義農狀牛蛇。（又）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聖德泊無名。廉來挾犀象。暴行恣睢爭。淳澆日以散。物我兩相驚。後世自魚肉。（史記）楚鄭袖言懷王曰。秦使張儀來。王未有禮。而殺儀。秦必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傷茲橫目氓。（莊子）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注）橫目。言人

也人之目橫生於面

七

大道無蝠曲多岐竟亡羊〔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窮通偶然值倚伏焉可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枯梧元若險〔說符篇〕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樹不祥遽而伐之鄰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說曰鄰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白犢詎非祥〔又〕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復棄車儒著盜〔又〕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過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忿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乃相與追而殺之墜鼠俠攻倡〔又〕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行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遂聚衆積兵以攻虞氏滅其家情欲心不減宦婚迭相攘君臣道未息服食竟莽亡〔楊朱篇〕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日暄疑狐貉芹泉勝肉粱〔又〕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

之有廣厦牖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喧、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宜哉爰旌目喀喀死路傍。〔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喀音客、歐吐聲。

八

此日忽過隙居人恆鮮歡毫毛悉爲我體節欲求完。〔楊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大盜竊名爵小廉捨豆簞熊魚徒兩得利義肯兼安馬醫自不辱。〔說符篇〕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已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乎。燕技無庸干。〔又〕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時勢苟未至、事功良獨難、蕭條白麻履、慘淡青蒜冠、長嘯答鳴鶴、北風江水寒。

胡仲申至

自予與子別。三載不幾見。白雲日高飛。恍若覿子面。我病久不出。衡門寄幽夐。（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子來尚予思。嶺路踏蒼蒨。當軒坐甫定。笑語起我倦。新文十餘篇。筆墨擅百鍊。口傳發秦壁。（今文尚書序）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取善者。著爲百篇。及秦焚書。有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各藏其本於家。秦楚之閒。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晁錯往受之。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竹簡鑿晉鼙。（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雜寫經史。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墟間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是曰汲冢書。鼈讀同鈿。穿壞也。考論無差爽。風雅有正變。世儒弄俗學。雅曲極熒衒。羣羊雖冒虎。草悅豺則戰。（揚子法言）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誰其制橫潰。或者瘝瞑眩。牛毛獨不多。麟角時一現。（北史文苑傳序）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朝廷方太平。炎海忽馳箭。（杜甫詩）青海無傳箭。（注）胡人起兵。以傳箭爲號。或曰。守城者更夜傳箭以警睡。（張衡賦）箭馳風疾。人材需更急。巖谷遺乘傳。（前漢高帝紀）田橫乘傳詣雒陽。（注）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人驛騎。終然務涵蓄。可以待推薦。問子去丈夫。何人久貧賤。首峨

遠遊冠。〔後漢輿服志〕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也。雙眼爛如電。〔世說〕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裴楷曰王安豐眼爛爛如岩下電。西上石頭城。大江流一線。〔江寧府志〕府治西據石頭山爲城一名上塲城歷代用以鎭貯諸葛亮使建業曰石頭虎踞王業之根基勸孫權都之始因山加甓爲城因江爲池最稱險固〔李白詩〕石頭巉巖稱虎踞臨江欲渡滄波去。袖中羽獵賦。雲氣擁宮殿。〔前漢揚雄傳〕孝成帝羽獵雄從以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遊觀侈靡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因校獵賦以風。燕山去子咫。萬里障冰霰。〔史記〕正義召公始封蓋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北盟會編〕宋高宗改燕京爲燕山府。壯哉子此志。我喜手脚旋。〔杜甫詩〕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足輕欲旋。撫劍爲子歌。張燈趣予宴。俄其送子歸。贈子端溪硯。〔高氏硯箋〕端山即斧柯山在大江南與靈羊峽對山峻峙壁立下除潮水江之湄山行三四里即硯巖先至者下巖巖中水未嘗涸下巖之上曰中巖中巖之上曰上巖自上巖轉曰龍巖唐取硯處下巖得石既勝此不復取。○余族父文安博雅士也喜涉獵諸子百家嘗走齊梁燕趙間無所遇寄情石耕一硯甫就人爭賭之作說硯詞十闋云端溪硯遠自嶺南來穴洞取材經險隘鑿山開道費紆迴容易到書齋端溪硯辨識莫朦朧岩內更須分上下洞中還要別西東優劣迥難同端溪硯上品定何如膩潤十分同軟玉酥融一片比凝脂明淨略無疵端溪硯佳處識青花瀲灩晴波浮荇藻微茫碧落映雲霞活潑更鮮華端溪硯色目亦多般淡紫羊肝鸜鵒眼暈紅馬尾鷓鴣斑蕉白淺深間端溪硯試扣若無聲渾樸自然成木訥柔嘉豈合作金鳴最忌響錚錚端溪硯瑜處恨多瑕火焰當心終是累黃龍滿面亦非佳夾鐵更包砂端溪硯眞賞幾人傳認眼易訛三水石求全多買半邊巖差勝亦朝天端溪硯利用得精良運盧快逢膠漆友濡毫疑入水雲腴樂事在文房端溪硯倣古莫輕裁鏤葉雕華嗤俗樣鵾龍刻鳳敗良材廣製石之災簡括明析較勝硯譜硯箋等書余嘗欲請詳註卒卒未果迨老而力倦不復自引錯有別硯詩四章託物寓意情文相生讀者咸爲嘆息其詩曰片石差堪語師心偶自攻倦來從作輟興至或磨礱樂此竟成癖因之能固窮太平應食力無忝伐檀風即器可觀

道。吾茲索解人。切磋同益友。磨琢比修身。美玉豈終韞。良材寧炫眞。但留堅白在。何患得淄磷。老大艱生事。吾衰蹔自傷。學書曾孔服。投筆未戎行。計拙荒三徑。才疎寄一長。東鄰歎賃女。常作嫁衣裳。我亦何爲者。栖栖久此中。壯懷消刻楮。小技恥雕蟲。受迫豈能事。强爲唯賤工。舍旃成一笑。側目送歸鴻。茲備錄焉。既可供賞鑒家清玩。而作者之風采。亦見一斑矣。

行行恐自今。宛轉異鄉縣。天霜被四野。老馬困蒿蹊。〔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頃。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歸心焉。〔爾雅〕蒿蹊。〔注〕今人呼青蒿蹊音牽去聲。聖人猶待時。中道匪狂狷。蠹魚不負子。〔爾雅〕蟫。白魚。〔注〕衣書中蟲。〔常袞詩〕盥潤冰文繭。香消蠹字魚。籤架三萬卷。〔舊唐書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經庫用紅牙籤。史庫用綠牙籤。子庫用碧牙籤。集庫用白牙籤。〔韓愈詩〕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爲人强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墓聖文。磊落載其腹。我豈犇競徒。東勞復西驀。〔梁武帝歌〕東飛伯勞西飛驀。黃姑織女時相見。

早秋偶然作寄宋景濂十首

我病三月久。問言此何時。山林日搖落。草木欲變衰。忽來臨青鏡。何故摘白髭。千里復萬里。遠哉鴻雁期。

二

去年憶吾父。羈客在廣州。今屬廣東省。今年憶吾父。官屬大長秋。〔前漢百官表〕景帝更將行爲大長秋。〔注〕將行秦官名。秋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漢宮戒服御。周典進膳羞。惜茲不得去。目斷五城樓。〔前漢郊祀志〕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名曰迎年。如方名曰明年。〔十洲記〕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

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

三

西風吹梧桐一葉兩葉積故書翻有塵雄劍掛在壁（烈士傳）干將爲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以雌獻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晉君購求甚急鼻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以奉晉君客令鑊煮之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冢（益部耆舊傳）趙珪好遊俠有亭長辱之珪乃嘆曰吾無大志故爲人所輕乃解劍掛壁曰不乘駟馬車不復佩劍也時非合窮困事到卽輝赫除卻雙鹿行門前少人跡

四

故人兩三人江北久羈旅尋香古徑風步屧修廊雨蓴鱸最有味（晉書）齊王冏辟張翰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見機稻蟹紛難數（酉陽雜俎）蟹八月腹內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我欲往從之蠻潮正掀舞

悠悠秋夜長。夢覺秋月霽。有材寧及人。無學敢求蛻。〔荀子〕君子之學如蛻。蟬然遷之。無留善。無宿問。〔注〕如蟬蛻也。蟬與蟬同。蛻舒芮切。〔十六國春秋〕南海太守袁宏見單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正當如蟬蛻耳。揮來河水絃。削作泰山礪。〔文語〕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高山。志在流水。子期復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吁嗟祁孔賓。得失毫髮際。〔晉書〕祁嘉清貧好學。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

六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卿志封禪。〔前漢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揚子述美新。〔綱目〕揚雄仕王莽。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注〕劇甚也。以秦皇無道爲甚。而美莽之功德也。莽國號曰新。當時文字間。萬世罷辱伸。董京不可作。愁絕麟乎麟。〔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後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未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日。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眞。

七

北山有古寺。修竹炎天涼。蛟龍踞兩澗。鸛鶴鳴層岡。心臺月照白。〔傳燈錄〕五祖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假

有塵埃。鼻觀烟通香。〔楞嚴經〕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可思未可到。詠此招隱章。〔文選注〕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猶詩之有大小雅也。

八

陳生愛神仙百日常病十手攀琪樹枝。〔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琪樹琅玕樹。口誦蕊珠笈。〔黃庭內景經〕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宸君間居蕊珠作七言。〔秘要經〕仙宮中有寥陽之殿蕊珠之闕絜纓之房道君在中說經。山衣縱橫披石廩傴僂人。〔御覽歙縣圖經〕昔有人到浮丘公仙壇忽見樓臺煥然樓前有蓮花池左右有鹽積米積遂歸引村人上取了不知其處所。何如一尊酒自解憂思集。

九

自來閑作詩。瘦島與窮郊。〔詩話〕張文潛云唐詩人多窮賈島爲甚孟郊詩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郊中常苦寒孟氏薪米自足島則俱無也故云郊寒島瘦。瘦將闕梁肉窮或潛榛茅水流苦間石花亞竹外梢聖愚總灰滅何苦發笑嘲。

十

往者東入海。〔按〕先生集中有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飄然任所如大風戕波浪飛雪洒舳艫壯志昔尚少狂遊今併無誓登磐

陀石。（按）先生甬東山水古蹟記。盤陀石山。巖怪益高。疊石如垤。東望宵宵想像高麗日東界。如在雲霧蒼茫中。日初出。大如米篩。海盡赤。重望扶桑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梧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注）即日出處。

古屏上宮人戲嬰圖

我愛古宮掖。岩嶢凌碧空。美人拂旦起。殘月愁簾櫳。小鬟捧香立。飄作烟霧濛。弄嬰偶一笑。舞鶴遽來同。新花正炫晝。側手碎繁紅。亦有雙蛺蝶。踉蹡撲深叢。豈其聖賢書。行墨曾未通。儼然袍笏具。意氣早稱雄。云胡歉汝內。但取華厥躬。麈凝孔鸞扇。（嶺南異物志）採孔雀金翠毛。裝爲扇拂。（古詩）綺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嘗作秦王女。乘鸞入烟霧。繡盛鸚鵡籠。（松窗錄）明皇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異常。因喚曰以金籠飾之。（鸚鵡賦）閉以雕籠。紛紜爭旗鼓。出入雜冠童。凡諸戲玩物。色色各論功。太平忽已久。天地迴春風。能羣禮序雁。（記）三年視敬業樂羣。（又）兄之齒雁行。絕妬詩歌盦。（詩序）盦斯后妃子孫衆多也。常嗟汝齒壯。得不苦乃公。却令十六院。（大業雜記）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內造十六院。延光、明彩、合香、承華、凝暉、麗景、飛英、流芳、翠儀、結綺、百福、善長、喬木、永樂、清暑、明德、屈曲周繞龍鱗渠。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弗及少從戎。（通鑑）隋大業十一年。帝巡北邊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車駕馳入雁門。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唐公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衞將軍雲定興營。心知一以痴。鼻息徒長虹。（蘇軾詩）鼻息如長虹。世故多變易。家居

果癡聾。（通鑑）唐代宗曰：不癡不聾，做不得家翁。惜哉歲月老，千里吹蒿蓬。爲撫腰下玦，烏啼洛城東。（杜甫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云，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檢故庋得故洪貴叔所書李鐵槍本末寄洪德器（按宋史）李全，濰州北海農家子，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寧宗嘉定七年，金主遷汴，全聚衆抄掠山東，時楊安兒敗，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衆尚萬餘，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爲夫。襲金青莒州取之，率衆來歸，詔以全爲東路總管，又襲泗州不克，又襲東平，尋還楚州，并將忠義連水軍，有輕朝廷心，旋復泗州，又入青州據之，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理宗寶慶元年，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又攻恩州，遣劉慶福還楚州爲亂，劫殺淮東制置使許國，蒙古圍全於青州，全降蒙古，檄時青往楚州，盡戮全餘黨，全知之，慟哭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誓南還必叛，蒙古乃授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紹定三年，以全爲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自還楚州，即募人爲兵，習水戰，時時試舟於射陽湖，復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虛實，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轉蒙古，全羅麥，舟過鹽城，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入城據之，旋遣將守之，而自還楚州，以狀白於朝，朝乃授全節鉞，全不受，後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將朝廷遣餉自輸入鹹城，瞻衆，時士大夫皆策全必反，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討，全突至揚州，葵等力戰，大敗之，全從數十騎，北走趨新塘，騎皆陷淖中，葵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刺之，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范葵復攻鹽城，大破之，全妻楊氏，謂其下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時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盡降，淮南平。

天地昔未一。朔南遂分疆。（按宋史）高宗紹興十一年和議成以淮水爲界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淮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中原久喪亂。白刃皎如霜。李全本崛強。（前漢陸賈傳）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卩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於此。（又伍被傳）屈强江淮間。手挾但鐵槍。山東數十城。叱作古戰場。茫然卽斷指。設誓如刲羊。（易）士刲羊無血。一朝與旌節。（唐書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車服志）大將出賜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綠爲袋油囊爲表節垂青木盤相去數寸隅垂尺麻餘與旌同。正面將假王。（史記）漢四年韓信擊殺楚將龍且齊王廣亡走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遂立信爲齊王。云何引盜賊。遽爾升堂隍。（前漢胡建傳）諸校列坐堂隍「注」居無壁曰隍。豈其弱能立。當彼驕則亡。日落山海暗。羣龍血元黃。（易）見羣龍無首（又）龍戰於野其血元黃。陳安偶從晉。（十六國春秋）陳安字虎侯成紀平庄人也。遇晉室喪亂遂遷結司馬資驍壯果毅仕苻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騎千餘以討叛羌龍涩原保將張春等疾之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侯景徒禍梁。（梁書）武帝太清元年正月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爲河南王二年景反詗陽帝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臨賀王正德叛引景兵渡江帝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繫之正德引景圍臺城景以正德稱帝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三年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勅止援軍三月景陷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尙書事。於人欲使詐。在國須謀長。（書）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大福豈无妄。（易）无妄之福。

佳兵終不祥。〔老子〕夫佳兵不祥之器。〔注〕佳猶弄也。誰令送死處。竟以抱甲僵。漢盤忽已折。〔漢武故事〕帝作銅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述異志〕魏明帝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置前殿宮。官既折盤。臨行淚下。〔按〕唐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周鼎那能常。〔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史記〕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吁茲撫舊墨。我涕徒爲滂。〔詩〕涕泗滂沱。俛仰千古意。悲風嘯枯桑。〔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景陽宮登初陽臺謁抱朴子墓

〔名勝志〕大佛寺之西爲錦塢。爲初陽臺。在杭州錢塘縣西北。〔又〕葛嶺在西湖之北。寶雲山西。上有葛仙冢。即稚川也。

人生擾擾間。頗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睨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鐺。霧氣浮冠鳥。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晉書本傳〕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所著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老衰及病瘦。辛苦爲形役。豈伊鳳鸞姿。終以狐兔宅。尸解本無形。〔又〕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肉飛寧復跡。〔極言篇〕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鄭君曾有傳。〔本傳〕洪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遐覽篇〕抱朴子曰。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聖極彌高耳。勾漏恍所歷。〔本傳〕洪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桮子倘可問。稚川特未隔。〔宣室志〕浮屠氏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及玄宗幸蜀。即遁入太白山。有道士喬君謂之曰。師神骨孤秀。當遨遊仙都。虛曰。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喬君曰。仙都甚近。但備食

於商山逆旅中遇梓子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第言願游稚川梓子當導師而去矣及祿山敗虛即往商山備甘美以候遇梓子百餘俱食畢而去虛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梓子年甚少謂虛曰吾師安所詣乎虛曰願遊稚川梓子驚曰稚川仙庭安得至乎虛懇之於是梓子與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巇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共負巨石窴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眞神仙都也（注）梓音奉即荷竹橐而阪者幽林來魍魎缺井守蜥蜴神仙果何人海岳長戲劇世傳老聃死（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吾謂方朔謫（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按）宋玉招魂章用些音梭挽歌聲目送雲邊翮

大佛寺問秦皇繫纜石（輿地紀勝）繫纜石在西湖（武林山記）自錢塘門至秦皇纜船石俗呼爲西石頭也

手撫一片石昔爲滄海磯始皇或繫纜萬里浩無津蓬萊不可到蓬萊解見泰山高弱水空瀰輪（山海經）弱水在西海不能負一羽（集仙錄）王母居崑丘非飈輪不可到徐生忽以去方士先避秦（仙傳拾遺）徐福字君房秦始皇聞東海中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始皇乃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童男繼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馬塵人君卻未悟望望轉東巡山鬼

覺將死。〔史記〕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海魚祠作神。解見泰山高侯生奉圖籙譏諫極所陳。〔史記〕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食於權勢如此未可爲求仙藥乃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皆阬之咸陽驪山閟皂椎金槨竟沈淪。二語解見盜發亞父冢惜茲鑒不遠遺跡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刻斲青蓮身。〔蘇軾詩〕紺宇出青蓮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我恐石有語神仙多誤人。〔左傳〕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湖北岸小寺問參寥泉

〔名勝志〕葛嶺在西湖之北嶺上有智果寺寺有參寥泉蘇東坡記略云僕在黃州夢參寥子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守錢塘而參寥子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自孤山來謁參寥子汲泉鑽火烹茶而所夢兆於七年之前因名參寥泉

古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湛如玉巖骨旱不枯粤從參寥鑿得與蓋壤俱東坡或茗宴西嶺猶松竽人誰問詩侶世頗笑酪奴。〔魏錄〕琅琊王肅昔仕南朝好茗飲鄙羶羹及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族之長羊比魯齊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飲不中與酪漿作奴〔伽藍記〕彭城王勰嘗戲謂王肅曰卿不

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蕭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鄒復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飧。亦有酪奴。因號茗飲爲酪奴。瓦甃縱然在。（易）井甃无咎。木瓢知已無。（逸士傳）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訖。掛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爲煩。去之。汲古宜汲深。塵心非轆轤。（杜甫詩）出泉枯栁根。汲引歲月古。（昭明太子詩）銀牀繫轆轤。（注）轆轤。井上汲水圓轉木。通作鹿盧。別禪勝別味。俗舌空醍醐。（廣語）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維摩經）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靈泉記）噴若玉實。泄爲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老僧久不識。香灺冷宿孟。灺。晉寫說文。燭燼也。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鬚。閑來試我酌。霧雨變須臾。尚持金芙蓉。（李白詩）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便踏赤鯉魚。（列仙傳）琴高。趙人也。善鼓琴。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當潔齋。待我於水傍。果乘赤鯉來出。留月餘。復入水去。（酉陽雜俎）唐律。捕魚得鯉。即放。號赤鯉公。輒殺者抵罪。以譏言鯉爲李也。

戒珠寺後登蔵山謁王右軍遺像（名勝志）蔵山。在臥龍山東北三里許。山少木。多產蔵。越王句踐嘗採食之。晉王羲之故宅。在山南。或曰其別業。前有鵝池。後右軍捨宅爲戒珠寺。今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小立天地窄。前登萬山阻。越王採蔵處。秋綠空榛莽。古祠復何人。遺像寄梵宇。柳老題扇橋。荷香弄鵝浦。（又）右軍性好鵝。所在穿池。池墨其傍。必有牧鵝之所。蔵山之南其一也。山下有題扇橋。右軍嘗在此見一老姥持賣六角竹扇。右軍書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慍色。及持去。人競買之。他日又持扇求書。右軍笑而不答。典午當衰亂。（晉史論）典

午不競。〔注〕謂司馬氏也。神州渺淮楚。〔晉書桓溫傳〕溫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經略欲馳兵保障期按堵。〔紀事本末〕永和七年。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姦溫多大志。〔桓溫傳〕溫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誕浩卻浪許。〔殷浩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護軍曾參綜。牋疏極心膂。廟謀不可勝。野戰徒爭武。內外未協和。英雄豈豪舉。〔王羲之傳〕羲之少有美譽。頗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雅重之。勸使應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同。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勸以還保長江。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令殷浩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泗口聊進屯。譙城遽棄沮。〔殷浩傳〕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事勢日趨異。朝廷執撐拄。去官寧忤違。誓墓獨酸苦。〔王羲之傳〕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歸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父子但法書。功勳總塵土。〔又〕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姸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牋。置左右以翫之。青緗每收拾。緜

筆餘圖譜草隸俱入妙雲龍競掀舞。（又）羲之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崔蔡須抗行。（王僧虔答錄古來能書人名）崔瑗漢濟北相善草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實亦能草書。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羊殷特奴虜。（庾肩吾書評）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殷鈞頗恥愛好終得肩隨。一驚或有識。（蘇軾詩）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驚。（注）法帖中有王氏一帖最後大書一驚字相傳此帖之珍所酹至五十餘萬云。野鶩紛難數。（南史王僧虔傳）庾翼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內外宗尚翼在荆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脈家雞愛野鶩。平生破布被謾以指畫肚。（魏書）鍾繇曰吾學書三十年坐則畫地臥則畫被穿破數重。起扣故墨池長鮫戰風雨。

射的山龍瑞宮問陽明洞天洞蓋是禹穴（名勝志）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名西有石室名爲射堂（又）史記太史公自敍云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注曰禹至會稽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按舊經諸書皆以禹穴繫之會稽宛委山今里人即以陽明洞爲禹穴楊愼云在蜀韓愈詩常聞禹穴奇東去穿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眞則禹穴不可定名久矣陽明洞傍有石刻龍瑞山記云黃帝建候神館宋尚書孔靈產入道奏改懷仙館唐開元初勑葉天師醮龍改龍瑞宮今屬浙江紹興府。

意行得古洞忽到陽明天人傳是禹穴愧我匪史遷上摩青冥出湧作芙蓉巔下開巨石窟鬱以藤蘿纏自昔乘四載於茲理百川。（書）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注）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岳瀆通脈絡蛟螭被拘攣眞長或可待宛委空

風烟。〔名勝志〕宛委山上有石簣壁立千雲。升者累梯而上。衣冠竟一窆。簡札猶遺編。〔嘉泰志〕會稽山之東有龕隱若劍脊。西向而下。下有窆石。相傳此正禹葬處。其窆石高丈許。狀如秤錘。上有古隸。不可讀。世間後百世。龍鬼巧相擬。〔晉書〕浮誕相擬。遷音耀〔廣韻〕和也。〔增韻〕又引也。安能洗滌盡。卻見鴻荒前。惜哉不可及。恐此復偶然。黃庭或祕景。絳府尚靈仙。〔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衡嶺。宛委之神奏玉牒書十二卷。禹開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精英倚怪木。狡獪戲神泉。無論鳳文鳥。肯降狐鳥筵。〔漢武內傳〕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纊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瑞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藐。容顏絕世。眞靈人也。又上元夫人曰。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蠔竮之窟。睿虛之靈。而詣狐鳥之筵。

長嘯望天末。白雲年復年。

次韻胡仲申雲門紀行

〔十道志〕紹興府東城門曰雷門。雷門上有大鼓。聲聞百里。晉孫恩之亂。軍入砍破有雙鶴飛出。遂不鳴。後以王獻之宅五色雲見。因改爲五雲門。

會稽多名山。〔山海經〕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鐵石。勺水出焉。〔輿地志〕一名衙山。〔按〕志在城東南十二里。乘輿我欲去。忽攜一日糧。便踏青蘿路。前峯如鴻鵠。後嶺類鵠舉。吾知杖藜間。肯負鞋韈句。〔杜甫詩〕青鞋布襪從此始。有湖但一曲。天影餘秋宇。〔郡國志〕石帆山北臨太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其源出會稽之五雲鄉。〔名勝志〕鏡湖在會稽城南三里。一名鑑湖。唐玄宗賜祕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又名賀監湖。有徑曾載樵。石齒亂蓬午。〔又〕六朝時山陰朱百年。攜妻孔氏入秦望山。以伐薪採若爲業。時以薪若

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人稍怪之積久知爲朱隱士所賚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紺花吹澹香琪樹動幽慕何哉廓落洞得不精靈聚長吟空人我曠視渺今古候神軒懷久藏簡宛委莫二語解見射的山老簷雲倚龍丹甃雪凝乳詩亭了如初〔名勝志〕雲門山在秦望山南晉王獻之居此有山筆塚將化土〔尙書故實〕僧智永有舊筆頭數石萃之號退筆塚閑挑苔窟泉靜爇柏爐霧荒涼相劒客〔越絕書〕越王有寶劍五開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示之錯寞賣扇姥解見成珠寺紛其塵跡改恍爾烟霏護起追千載懷高縱太遐步私嗟句踐世保國深且阻膽薪苦或嘗犀練勇如赴〔左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吳越春秋〕越王臥薪嘗膽欲報吳犀練解詳見後明月行復疑始皇時刻頗岑絕處鮑臭尙求僊蛇妖徒泣嫗〔水經注〕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史記〕始皇崩於沙丘丞相李斯祕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百官奏事如故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求僊詳見泰山高〔前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行數里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沈埋九寶鼎解見李鐵槍本末笑傲兩芒屨交予支道林侶我許玄度〔世說〕孫興公許支度共在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按〕志亭在紹興府常禧門外今地名白樓堰興亡烏呼風富貴鬼嘯雨穢墟幸有遺盤谷誰爭所〔按〕韓愈集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行從篔簹徑〔宋之問泛鏡湖南溪詩〕香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坐泊菡萏浦〔李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白鶴杳未鎈

（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紫騮驕可伍。（李白採蓮曲）若耶溪畔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躕躇空斷腸。搜奇本自茲濟勝吾已屢。（世說）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涉時人云非徒有勝情且有濟勝之具。秦嵫或西枝。（按）杜甫集有赤谷西嵫人家及西枝邨尋置草堂地詩（地理志）秦州有嵫嵫山在赤谷之西（黃鶴注）西枝邨在秦近郭。郢江猶北渚。（水經）江水又東逕郢城南（九歌）麾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鏡虛忘往來。輪轉繫成住。平生幾心期。終夜眞夢語。桂櫂方招隱。（文選）劉安招隱士詩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芝蓳不藥痼。身尤出處難。地以窮通悟。一目須見羅。（淮南子）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四鍥竟如樹。（詩）四鍥如樹。推材宜鄉里。選德固庠序。修名實之賓。（莊子）名者實之賓也。愼動靜有主。（老子）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人思佛可佞。（晉書）何充與弟準崇修佛寺靡費巨億於時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謝萬云二郗諂道二何佞佛。我謂儒非腐。（史記）高帝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山岳何屹然。事功急先務。執輿且周流。沮溺卻問渡。信茲我孔孟。直不老鄒魯。遠游吾爾俱。滄海極東浜。

觀隋王度古鏡記（古鏡記）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嘗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

王家有古鏡。軒氏昔鑄成。（又）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太一來護治。（前漢書）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注）太一者天地未

分混沌之元氣。玄冥與儲精。（類苑）天寶三載揚州進水心鏡一面。背有盤龍如生。進鏡官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玄冥。謂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眞龍鏡。遂令玄冥入爐所扃戶三日夜。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呂暉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後大旱。召葉法善祠鏡龍。忽龍口有白氣。須臾滿殿。其雨如注。日月鍾璀璨。龜蛇助威獰。萬靈吐眞水。全體洞泰清。緑奩出未半。冰片弃光晶。寶匣收不動。玉鱗聞响聲。（古鏡記）大業九年冬。度持節河北道。開倉賑飢。百姓癘疫。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數十口遇疾。度憫之。齎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持一月來相照。光燄所及。如冰着體。即時熱定。至曉並愈。於是令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匣中鏡自鳴。聲甚微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謂度曰。昨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某曰。我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無爲我苦。有身尚變化。無翼欲飛行。恍然百世後。流落汾陰城。高士觀卽賞。（又）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盡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胡僧識還驚。（又）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胡僧行乞而至。度弟勣出見之。僧其神彩不俗。邀入具食。坐語良久。胡僧曰。檢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勣曰。何以知之。僧曰。貧道頗識寶氣。宅上有碧光連日。經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今撾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青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嘆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金鉞拭膏澤。絳碧穿屋楹。牆垣照可徹。臟腑燭能縈。解俱見上。涕泣念鸚鵡。（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甚端麗。名鸚鵡。度既稅駕。將白去。不敢住。度疑其精魅。引鏡遍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敍。然後變形。婢再拜。自陳云。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盡醉而終。度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

與宴謔婢大醉。齎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悲酸逢豹生。〔又〕庾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嘆。庾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見庾傳草。悲不自勝。問其故。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臨亡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操布卦訖。曰我死十餘年。當失此鏡。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豹生言訖。涕泣。問蘇氏果如豹生之言。一朝忽屏跡。六幕黯不明。〔又〕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纚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狐狸遞隱現。魑魅莽縱橫。皮膚峻刮削。骨髓窮敲榜。雷風儻有作。厲虐敢紛更。嗟吾幸居山。猿鹿與我爭。嗟吾願渡海。鮫鰐恐並迎。楊氏雀環在。張公龍劍幷。〔又〕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悒。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甚困。取置巾箱中。養成放之。朝去暮還。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室。數日乃去。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爲鴟梟所搏。君拯濟。今當使南海。不得復住。神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晉書〕雷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得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常置座側。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疑。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因茲訪洞穴。得不振冠纓。